援鶉堂筆記

援鶉堂筆記序

近世以古文名者莫如姚郎中姬傳先生余讀惜抱[illegible]盛推其伯父薑塢先生先生曾孫石甫司馬刊其援鶉堂筆記五十卷貽余乃知先生學術精博性情和粹嘗戒學者以考據詆宋儒凡經史百家爬梳剔抉條貫出之雜錄遺聞皆資考鏡其著述殆可與王厚齋比厚齋之困學紀聞　要百年始得閻徵君百詩校定箋注而諸儒附議之先生書則而君植之爲之校勘亦爬搜剔抉多所發明其用力亦勤矣[illegible]觀古之讀書者或異於是若武侯但觀大略淵明不求其[illegible]蓋以用世而感激馳驅避世而沉冥韜晦彼其所志者大誠不暇求詳於此亦其時勢使然也若乃際承平之運無委寄

之權以其從容之歲月發千古名山石室之藏則必析疑義於豪芒證遺文於荒墜抉先聖之精神攄後賢之靈智沉潛反覆而書中之義且日出矣豈得以一二公爲藉口哉然此要非俗儒所知也夫俗儒之所爲有數端或鄙陋而無稽或穿鑿而妄作或浸淫於異教或涉獵其浮華誠得如先生者以提唱當世則凡世之貌爲讀書而誤於歧途者庶乎其知所悔哉然則先生之書宜郎中爲之推崇而司馬之所由亟欲表章也

道光十有六年丙申春正月檇李後學沈維鐈謹撰

援鶉堂筆記目錄

桐城姚　範南青

經部

周易一卷
尚書四卷
毛詩一卷
周禮一卷
儀禮一卷
禮記一卷
春秋左傳三卷
春秋公羊傳穀梁傳一卷

論語孝經爾雅　子一卷易林等附

史部

史記二卷

漢書十卷

後漢書三卷

三國志三卷

晉書至唐書一卷

五代史至明史一卷

別史傳記一卷

子部

老子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子續編

雜子家一卷

集部

文選三卷

楚辭文心雕龍王阮亭古詩選一卷

韓昌黎集二卷

王荆公詩集續編

雜家集一卷

文史談藝一卷

雜識五卷

續編一卷

援鶉堂筆記五十卷鄉先生薑塢姚編修之言也先

生早歲歸田專精修業自壯至老未嘗倦怠其所校閱羣書包括古今探賾雅故凡肇簡譌音乖義謬釋一一是正或錄記上下方或籤片紙備中反覆書之旁行斜上朱墨狼藉然第自求通貫不希著述歿後學者借鈔傳寫致多散佚或并原書爲人所竊今其存者纔能過半又頗顛倒脫爛不可識辨先生曾孫瑩前仕閩中始輯而刻之名曰筆記本其實也惟閩中之刻既非足本又失於讎校訛誤實多及茲移官江左亟事攺補以樹粗堪盡心過蒙謏誘於是遂其商搉隨文究義尋以部居檢校本書足得依據整齊首尾標疊章句乃定著爲此編徵言奧恉昔人未宣

眇識精解當年罕對後有作者斯知爲貴道光乙未
冬十月邑後學方東樹謹識

援鶉堂筆記卷第一

周易

正義序　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馬嘉運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按宋史王昭素傳以王韓注易及孔馬疏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馬即嘉運也然未有書

周易八論　第一論易之名引周簡子按周宏正諡簡子周捨亦諡簡子此所稱宏正也宏正有周易講疏十六卷

第二論重卦之人按論衡正說篇云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

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按烈山氏疑誤據正義前引世譜疑黃帝曰歸藏也然論衡本重出烈山無別本可校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文王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眞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眞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

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按顧野王上玉篇啟昔在庖犧始成八卦暨乎蒼頡肇創六爻則以六爻爲蒼頡所畫矣未詳所出樹按尚書正義引說卦繫辭鄭註謂伏羲用蓍而筮矣伏羲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夬卦乎是

作達說同

康成也

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鄭學之徒並依此說據藝文志則前

此劉歆班固亦同鄭學

第六論夫子十翼按十翼之名未詳所始陸氏釋文云班固

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也按

漢書無此文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

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

矣又釋文曰先儒說重卦及爻辭爲十翼不同解見余所撰

易疏按陸氏易疏今不傳而孔氏所云數十翼者亦有多家

今並不可詳也

周易兼義上經乾傳卷第一 按凡毛氏諸經標題類不盡一

或云某經正義或云某經註疏或云兼義其前序或云正義序或云註疏序豈有唐宋人而統漢人名註疏序者又何氏公羊解詁而云註疏凡此皆沿舊刻之謬東樹按盧氏文弨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鉏鋙矣南宋後又附釋文於經注疏閒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鉏鋙益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眞益滋鉏鋙矣錢氏大昕云唐人義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欲省兩讀合注與疏爲一書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阮氏元十三經校勘記云古人義疏多不附經注而單行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鐫本南宋時所刊正義多附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皆紹興以後所爲北宋無之也紹興初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後兼義註疏以經注爲主疏附之自有十三經合刊註疏末音釋學者能識其源流抑而鬱矣此則先生所識於毛之陋資於宋本阮氏又曰今世所行不外閩本監本毛本本本出於監本本出於閩本出於宋則兼義附釋音十行本閩監二本錯字畧少脫僩特多毛本則於其錯字脫句一

仍舊式不敢改易後來坊間又將一毛本重刊則譌脫益多樹按孔氏本曰正義宋本於注下題一疏字其下接正義曰云云又賈氏周儀二禮不名正義今亦題正義此皆謬也又按錢氏大昕曰今人皆重宋槧本實不盡然陸放翁曰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板而略不讐校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爲愈也又宋吳明可言傳書爲極難當官事易集而無暇自校委之他人孰肯盡力轉以誤人不如其已吳縝論修書八失四曰終無審覆六曰誤因舊文而不推考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顧亭林論十三經脫誤以爲秦火所未亡而亡於監刻又曰士大夫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朱平涵曰翻刻古書最是難事刻一番錯一番何義門云今人不撰義理而惟宋本是信不可解也盧抱經曰傳布古書最是美事惟萬不可妄改以余所見詩書史漢宋明以來屢有更張此甚非也又言刻書之弊眞僞不分雅俗不辨又云毛斧季過於信宋本於其字之沿宋體者亦復規規然從之此誠可不必也阮氏元曰凡宋本之書絕少大勝今本之處據以上諸論可見毛氏特信宋本而無識於題篇分卷多不措意相沿已久遽難更易而張氏岳珂以來諸儒校記之勤益可寶貴矣

唐孔穎達正義　按高宗時嘗令崔義玄討論五經正義與

諸博士詳論是非事竟不就見舊書本傳樹按此條日知錄引新書本傳言之尤詳

乾元亨利貞疏引子夏傳隋志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樹按隋志此注据梁五部目錄唐志周易卜商傳二卷李鼎祚集解亦載之範按漢志無此史漢儒林傳亦無子夏受易事毛奇齡易小帖云杜欽字子夏疑子夏爲欽也余謂杜欽無傳易事儒林傳沛鄧彭祖字子夏受易於五鹿充宗此傳或出於彭祖也　陸氏釋文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作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　釋文鄧彭祖字長夏未詳孰是

劉知幾傳已云易無子夏傳

當時亦從之陳氏書錄解題云有孫坦者爲周易析緼謂此漢杜子夏也未知何據按孫坦周易析緼首云子夏言不甚粹或取左氏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官嘗疑杜子夏之學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始釋然陳氏曰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皆不著按坦所稱子夏杜鄴也與毛之謂杜欽異

易疏引褚氏莊氏褚即褚仲都見梁書至緩傳隋志有梁五經博士褚仲都周易講義十六卷莊氏未詳

初九潛龍勿用疏引張氏曰按唐志張譏講疏三十卷本傳亦云

然此之理皆可知也按然字經疏多作如此義不作轉語葢

唐人語若是李善文選注多如此聘禮記云然而不善乎喪服記然孝子哭在阼階之下西面皆同

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按柳子厚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引疏皆變下有用字

周易以變者爲占故杜元凱註襄九年傳艮之八及康成注易云云据疏則易爲卜筮而作先儒巳有成說後人耑以攻朱子何哉

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按柳書遇作過張氏以爲陽數有七有九云云按七八九六之別揲之而後有其數耳其蓍於簡者但有陰陽何由而定之爲七爲八乎質文之說尤謬以數之多少而爲質文耶七少於九八多於六何以

言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淮南人閒訓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　自來皆以若厲爲句朱子始以若字絕句後人猶以爲誤似朱子都不見前人章句及諸文篇者已惟淮陰閻若璩云據後文言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之文則朱子本義得之又按蘇氏易解已如此讀程傳亦同頃思冏命怵惕惟厲之文正晉人習其舊讀而襲之也

屯彖辭宜建侯而不甯按禮記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疏云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甯據此則易而字有讀爲能者矣今易

疏無之禮記取于熊皇二家當時於易或有作能然不可通蒙九二疏王氏曰按凡疏于注文例不書其氏此云王氏曰者疑誤不則前人義疏解各家之說孔疏仍之不復刪去三字也

師初六否臧凶釋文否音鄙惡也注同馬鄭王肅方有反隱十一年傳師出臧否亦如之宣十二年傳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陸皆音鄙杜注否不也則音方有反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注茅茹以類貞而不諂則吉亨玩注似于以其彙貞絕句

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李善注文選六代論引鄭注曰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曰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

繫于植桑不亡也

豫九四朋盍簪注盍合也簪疾也按朱子本義盍簪之解本于侯果魏晉講此同于王氏如束晢元居釋有云先生不知盱豫之譏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是也唐書馬懷素康子元傳俱作侯行果權德輿爲李巽墓誌亦有開懷盍簪語似同侯解

賁六五疏輔嗣之注全無聘賢之意云云按皇甫謐傳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又張平子東京賦聘丘園之耿潔善引王肅云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此二條可證疏說之非

萃初六若號一握爲笑按釋文若號絕句户報反如孔疏似

連下爲句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注云爲斯賤之役蓋以斯爲厮疏云爲斯卑賤之役以斯爲此失之矣

周易繫辭上第七　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正義按康伯名伯前注旣標王弼則此亦當云韓伯矣隋志云晉太常韓康伯注繫辭二卷唐志易類云王注韓康伯注十卷皆誤也正義非出一人之手以疏與注者並書于下皆後世本之謬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按左思魏都賦注同憂于有聖善注引周易王弼注曰不與聖人同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備易是常無

偏于生養無擇于人物不能與彼聖人委曲同此憂之今易注無此

大衍之數五十正義曰韓氏親受業于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證成其義按康伯東晉簡文時人計距輔嗣魏世百餘年矣安得親受業于王弼乎樹按王厚齋已及之

歸奇于扐以象閏疏歸之合于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按程泰之嘗論是一揲也四字爲孔疏之誤朱子以其論正有功於經

疏正義曰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此第九章也云云按虞翻吳時奏上所立易注云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荀諝易注上爲章首尤

可怪笑李鼎祚易傳集解亦列其注云諸儒皆上子曰爲章首而荀馬又從之甚非者矣東樹按此條當參看繫辭上章正義始明

是故易有太極按康伯之解極明似無極之辨爲煩樹按此所云無極之辨爲煩斥何氏晏也

是故天生神物疏輔嗣之義未知何從按康伯誤云輔嗣

說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註剛柔發散變動相和按李善注范雲贈張徐州稷詩引韓康伯注周易曰揮散也釋文亦載之

援鶉堂筆記卷第二　　經部

尚書一

正義序　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按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沖遠葢据安國序承詔作傳云云不知此爲僞序也

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按陸氏釋文云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氏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案今馬鄭所注竝伏生今文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範按馬鄭所注竝古文

但不全耳今世馬鄭王之書不可得要之僞書二十五篇之
文不必甚異以僞書襲之故也王肅注本馬融亦古文非今
文其注所以與孔傳類者非肅注類孔傳乃僞孔傳襲肅注
耳大約僞書僞注皆肅以後徒黨爲之
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　據
沖遠此序是知此本出於皇甫謐而堯典疏所云鄭沖以逮
梁柳諸人出於晉書實無其事無其書矣余謂此創於王肅
孔猛而皇甫謐孔衍輩修飾成之家語孔衍上成帝書曰臣
祖安國以經學見稱前朝得古文科斗訓傳其義其典雅正
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
施之故不記於別錄臣竊惜之按孔衍當東晉時不應於漢

成帝時上書若云晉成則衍於大興三年卒官不及成帝也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按諸公義疏並見隋志蔡大寶附周易梁蕭詧傳顧彪附隋書儒林劉炫傳巢猗費甝隋志云梁時人又按北史儒林傳序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康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又按梁書孔子祛尤明古文尚書又姜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見南史劉懷肅傳隋志又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夫鄭所說經本孔氏迨僞書出乃別鄭於孔耳

覽古人之傳記質近用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按武成篇罔有敵於我師疏云我大隋似是前人之語而未之削

漢孔氏尙書序　疏鄭元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按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疏孔君以少昊爲五帝之首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云云按爲孔傳者多從左氏故以少昊爲五帝

疏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舜爲顓頊七世孫按顓頊逮數之至舜纔七世舜爲顓頊六世孫史記冐意以至舜七世

蓋除本數之

疏梁主云書起軒轅云云蓋斥梁武通史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按趙岐孟子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釋文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一篇亡攝十四四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攝三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按元熊與可經說云典謨訓誥凡百篇注者有正與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有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此雖注家淺陋之說無關大指姑記正攝之目以資參考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篇正三十四見存三十亡書四攝六十六見存二十八亡書

三十八典十五篇正者二堯典舜典攝者十三禹貢洪範汩作九共九篇槀飫謨三篇正者二大禹謨皐陶謨攝者一益稷訓十六篇正者二伊訓高宗之訓攝者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徂后沃丁誥三十八篇正者八仲虺之誥湯誥大誥酒誥召誥洛誥康誥康王之誥攝者三十盤庚三篇西伯戡黎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帝告釐沃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分器將蒲姑誓十篇正者八甘誓湯誓泰誓三篇牧誓費誓秦誓攝者二允征湯征命十八篇正者十二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肆命旅巢命賄肅慎之命

擬者六君陳君牙歸禾嘉禾成王政亳姑

孔臧與安國書曰舊章潛於壁室欻爾而見豈非聖祖之靈欲令讚明其道以闡其業曩雖爲經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知以今讐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按漢世隸書已行此云以今讐古之隸篆所云今者何也論衡正說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余向疑百篇序早出何以有孔臧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之說然劉歆移博士書亦云以尚書爲備則知書序八

不盡見東樹按先生書說原籤脫爛疑亂其移易聯綴既非一籤之言又多與當處經文注疏不對今再三審覆終不能還其本第舊貫如此條之聯論衡一籤是也孔臧一條亦不在論正篇之下姑類附之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按漢志云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儒林傳亦同是本經未全失何須口授也樹按此條本之馮班鈍吟辨何書五條之第四條何義門著之讀書記中

疏儒林傳云時伏生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按疏增芟漢書之文似鼂錯教於齊魯之間矣

疏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則

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或亦目暗故齟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按此似疑口授之說爲虛然明云失其本經豈能曲爲回護樹按此與上何須口授一條似相牴牾疑有誤或上引何說未定

疏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按史記周本紀已載泰誓董仲舒對策亦有其文

疏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

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於爾時重得之按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南女子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視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五十九篇始定矣檢論衡謝短篇無得泰誓之語然云河内女子發屋得易禮尚書各一篇則得泰誓之謬充亦不能辨也房宏之說亦不詳所出後漢史亦無此事

疏泰誓古今文不同者鄭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眞亦復何疑

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

按而古文皆有此孔疏語張霸之書藏壁中未之前聞

疏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按孔何嘗見伏生

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按魯恭王餘以孝

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

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孝景前二年至後元三年十五年

孝武建元元年至元朔元年十三年孝武立五經博士在建

元五年

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孝經皆科

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

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疏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

存古爲可愛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按衛恆四體書勢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絶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按恆所云寫淳尚書其爲二十九篇抑五十八篇雖不可知而所謂科斗書者乃由時人不知古文而名之蓋俗言耳康成云今世謂之科斗書乃指東京末時言之不應出於安國之口也卽漢志及許氏說文尚不言科斗書而曰古文又束晳辨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竹簡上兩行科斗書則武帝時不應無

知之者

後漢盧植傳願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

又云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

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

之按古文科斗謂字體抑古文尙書耶然疑指尙書若字體

則自當屬小學不得云抑之然則所云隸古定者果可信乎

其所云科斗書廢已久果孔博士語耶如果當時有隸古定

之書藏之書府漢世言小學者何不一及之但言孔氏古文

而已是古文非人所不見而安國之隸古定實無有也陸德

明經典釋文序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

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

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
鄭樵云古文尚書唐明皇更隸以今文不合開元文字者謂
之野書按樵語未詳所本範疑孔穎達作疏必已作楷書不
待開元始改馬貴與云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
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
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
乎蓋安國書至隋唐間方顯人猶多以僻書奧傳視之繕寫
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
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家有異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
且多古字是也按馬氏此說亦非作序者自云以竹簡寫之
此書梁隋以來蔡巢費顧相承作疏豈猶竹簡乎此由漢人

僞古文尚書以别夏侯歐陽耳不聞仍作科斗書也

疏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云云按兩漢凡云史書皆胥史之書卽隸不如顏監章懷注云史籀之書也

魏書江式奏請撰集古今文字表云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以類編聯其所云孔氏尚書式尚得見耶東樹按祖文宗未詳檢江式傳亦同疑祖上脫一文字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按安國以伏生之書定古文其增多之篇未識何以定之益知隸古定之說不足信也又隋志云濟

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不知古文與伏生相合五篇何篇也又按史記儒林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起其家逸書索隱於此斷句非也逸書屬下讀起家云者何屺瞻以爲別起經師家法其說爲允此與起家仕宦義殊 樹按此方望溪說

尚書凡見於史記者皆太史公從安國問故而即以詁訓易經文也

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六句言號令於衆必須衆皆易曉非艱晦其辭旨者也而書或佶屈聱牙讀者不易知要之於古皆方言也爾雅詁訓乃所以解古今語耳今所云艱佩難通古則上下皆曉者也按志此語當屬劉歆之舊而班志

仍之則所謂古文尚書者正須爾雅詁訓而後通豈今之文從字順者乎毛奇齡於朱子今文難讀古文易讀之疑及歸熙甫古今文字格製文辭不同之說皆極口狂吠豈知漢世所謂古文尚書十六篇與二十九篇文製正不異而文從字順者乃後出乎孔穎達云劉歆不見古文尚書本屬謬語劉歆極力表章可云不見乎此說雖奇齡亦不謂然但左支右吾尊崇晚出之書排詆前人以夸辯博究不可信予向讀漢志解此以補顏注後讀朱子大全集所編雜著論尚書引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朱子曰此說是也大抵訓誥多奇澀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閒多有方言及古語

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史官所撰櫽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按夏侯歐陽皆不見書序伏生時疑亦未有太史公從安國問故而後知之故史記中載之而康王之誥與顧命分爲二篇也

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疏云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安國云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旣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蓋以同序者同

卷異序者異卷按經本二十九卷則一篇一卷矣此四十六卷二十九篇與伏書同又多十六篇又序一卷疑四十六卷者如此而藝文志班自注爲五十七篇未毖所以分之孔疏云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此或然耳然班所云五十七篇正謂衛賈馬鄭授受之本尙僞孔書者所極力排斥者也而顏師古乃据僞書孔序以當之東坊門戶借西坊綽楔非其實矣十六篇者孔氏所得四十六卷及五十七篇則劉氏父子所著於七略者未審何以定之疑爲五十七篇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之文不相應此爲五十七篇一語疑後人所加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閻氏若璩云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

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尚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及漢室中興衞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寖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箸並無古文尚書範按此說誤隋志有馬融尚書十一卷王肅尚書十一卷馬所注即古文尚書非夏侯歐陽之書王肅善賈馬而不好鄭氏則所注尚書亦同馬融之古文尚書矣又按隋志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余謂此非亡於亂也習之者寡耳蓋自馬鄭之學興而古文大著又頗排斥今文故其書亡而學亦幾廢矣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敢復以聞按漢書志雖有安

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之語然考其年歲安國實不及見巫蠱之起先卒矣班志所云特敘其未立學官之故非必謂卽安國獻書之時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漢書兒寬傳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射策爲掌故補廷尉文學卒史按張湯爲廷尉在元朔三年時兒寬受業孔安國安國爲博士早亦當三十餘歲巫蠱之起在征和元年距元朔三年凡三十五年安國至此已六十餘歲太史何云蚤卒耶史公且及見其孫驩而書於世家則驩年亦非幼矣臨淮郡元狩六年置元狩六年至征和元年二十五年意安國爲臨淮太守未久卽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間而云安國迨

征和及見巫蠱之禍耶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史遷爲太史令在元封三年索隱引博物志云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六月乙卯除據此則史公生於武帝建元六年丙午而太初元年正義云按遷是時年四十二歲據此則史公生於景帝中元五年丙申而索隱引博物志當作三十八二爲三字之誤也自序年十歲誦古文索隱以爲遷及事伏生學誦古文尙書此語謬遷固不及見伏生且古文不定是尙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皆是古文也況伏生尙書自以今文敎授耶年二十講業齊魯之都疑從安國問當在此時二十歲當在元朔乙卯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

五郡遷奉使西征巴蜀明年元封元年報命而父談卒計史
公時年當三十六至昭帝始元元年乙未年六十乃卒家語
後序云安國者亦屬僞撰當與此書相次並出也云元封之
時吾仕京師則豈謂爲臨淮太守時耶亦有不可得知之語
正與此序同也後又載孔衍奏以上通考內亦並載之

尚書二

堯典第一　据疏堯典上有古文尚書四字

疏引康成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敎　後漢書桓郁傳漢明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章懷注引華嶠書以五家爲五行疑非

疏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又云孔君所傳値巫蠱不行以故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按此言前漢諸儒共知五十八篇闕二十四

篇其三十四篇卽鄭所注之書故張霸僞撰之以足其數竟似前漢之張霸預補東漢康成不足之篇紕繆可笑然儒林傳言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能爲古文者霸以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是霸自撰百兩篇與孔鄭之書皆無與也

疏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按古文當作今文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

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據此二十四篇鄭注但有其目並無其書閻氏若璩以五十七篇釐爲四十六卷則堯典卷一舜典卷二汨作卷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卷五皐陶謨卷六益稷卷七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允征卷十一湯誓卷十二典寶卷十三湯誥卷十四咸有一德卷十五伊訓卷十六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盤庚三篇卷十九高宗肜日

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僞泰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洪範卷二十五旅獒卷二十六金縢卷二十七大誥卷二十八康誥卷二十九酒誥卷三十梓材卷三十一召誥卷三十二洛誥卷三十三多士卷三十四無逸卷三十五君奭卷三十六多方卷三十七立政卷三十八顧命卷三十九康王之誥卷四十冏命卷四十一費誓卷四十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序合爲一篇卷四十六範按閻氏用鄭注之尚書篇目數之不用孔穎達所言孔傳篇目顏師古引孔敘又引鄭說混而不分殊憒憒矣

疏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按孔以十六篇即十六卷即鄭所分二十四篇此說可据其云僞書惑於世行之孔書以不僞者爲僞也孔書之舜典伏書併入堯典別有舜典益稷合於皋陶謨以益稷爲棄稷別有益稷之篇此皆可据爲前儒授受之確然者其五十八篇亦符班志而穎達之徒尊信僞書旣誤以張霸之書爲馬鄭之古文復以眞古文之十六卷爲僞書眞昧心語也毛奇齡據後漢儒林傳謂鄭承杜林漆書非孔學安知漢世孔學不同於漆書乎漢志班注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崈高古文以爲外方山竟陵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按

此所云古文即古文尚書矣班既見古文尚書豈有但見禹貢一篇者乎則云班固不見古文者謬矣

疏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者也按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是即安國所獻之書藏之中祕者劉歆繼父校理中書正傳孔學且觀移博士書非不見古文者豈得引書反與孔異

疏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古文也毛奇齡云當時註云逸書者以不立於學官然則春秋左氏立學官耶

疏鄭玄亦不見古文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按亡逸二字未知若為分別亡者疑其書已亡逸者疑言其書散佚零亂不能復為傳注也梁書劉顯傳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三（南史作文）字零落歷試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隋志云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閒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疏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按定八年傳戰於棘下杜注城內地名）衛賈馬二三君

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按鄭此贊於安國不言作傳於衛賈馬云云則指三家之作訓注也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又云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余按孔疏此段最爲明白可據但其云孔註不行非也孔何嘗有註疏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illegible]紀綱爲夏太康

時按王肅有左氏解此註亂其紀綱左氏文也

疏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黥是鄭注不同也按周禮天官縫人衣翣柳之材鄭注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彼疏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釋文古文宅與度字相似而異志虞翻傳注載翻解尚書違失事目云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桺古桺丣同字而以爲昧又顧命康王執瑁古冒從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據此則昧谷乃康成所定然縫人注又作柳谷何耶豈康成初從伏書後從古文二注各異抑猶毛詩箋在後與禮注殊耶史記亦作昧谷舊唐書西域傳侯君集伐高昌

兵會於柳谷然則固有其地矣顧命今從古文然同瑁二字並出訓同爲爵猶從康成也以此知書傳託名安國皆作僞者采前人之解爲之

疏云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按帝王世紀亦多荒唐之說何嘗盡本古文此推謐之所自受亦叵信梁柳亦無傳皇甫謐傳惟載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云云元晏春秋云十七年予長七尺四寸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於路或編荆爲楯執杖爲殳分陳相刺有若習兵梁柳又爲城門校尉見晉書閻纘傳言東宮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宜選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

冲比者以爲師傅又河間王邛傳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事在永熙元年又太康十年夏四月以京兆太守劉霄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各賜穀千斛梁柳事散見晉書者如此

疏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眞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按顏之推嘗曰北人名字不分今檢元魏高齊書往往如此然未有舉其字之一字者當時習晉書者未必爾東樹按前疏引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伋字子思子思生白云云亦皆去上一字白是冲遠之陋也

鄭冲者晉書傳云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

集論語訓註論著元晏春秋帝王世紀俱見本傳無傳授古文尚書之事論語集解非冲一人所成而言之鄭重如此况古文尚書私得之者乎况論語所引尚書尤當標所自出而如未嘗寓目者何哉泰始九年詔云冲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度其為論語集解年當五十餘惟徐堅初學記云安國書成魏晉之際滎陽鄭冲私於民閒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尚書矣堅之說未詳所出如出晉書何不引而證之隋志陸氏釋文俱不引所云晉書以著授受則正義之說實不足信如謂晉書十八家正義必有所本但前人引晉書必著名某人如王隱虞預之類此何以不明指某家耶東樹按潘岳關中詩善注引朱鳳晉書昔人罕及之者今之晉書蓋裁正十八家書而成者古文唐

世大行君果十八家晉書載之正當據之以原授受不應太宗稱制諸臣載筆反削之也且唐修晉書於臧榮緒一家尤所專據臧拜五經者君向書之出有如許顛末不容不詳也又顏師古注漢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亦用今孔序而修晉書隋書並不及此隋志亦無孔正義之說晉世得汲冢書尚載之紀中況眞古文乎鄭樵云穎達與修晉書豈於此事反自芟之耶　蘇愉者見魏志蘇則傳注則次子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志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按裴注於蘇愉僅引此二事則晉人之修晉書無及愉授受尚書事如果有之則裴無緣不徵引之矣　梁柳見前　臧曹無傳云城陽臧曹者蓋以皇甫謐傳城陽太守梁柳蒙是爲

得也　梅頤亦無傳世說方正類稱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幾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眞厀明日豈可復屈耶注引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眞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丞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按彼作頤此作賾陸氏釋文作枚頤未詳孰是以其字義准之作頤爲近但爲豫章太守不在前晉隋書亦謂是東晉此又謂前晉而晉書並無其事也史通鑑識篇尙書古文六經之冠冕梅氏寫獻云云又編次篇有穎達隋史之語則梅所獻非僅孔傳而穎達與修隋史其隋志不及正義所引晉書授受何昧昧也然則正

義云云事屬烏有余謂此書大約剏自王肅孔猛潤飾於皇甫謐及孔衍之徒或者皇甫謐之徒采掇羣籍逸篇斷簡本有甄錄後人得之遂踵而成書耳

晉元帝踐阼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博士云云見荀崧傳按此時疑即梅頤上孔氏古文尚書時也又崧疏曰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此所云孔即指尚書傳耶晉初古文尚書未出此云孔者疑賈馬王鄭皆宗古文推其本自孔氏故云孔不則何晏論語集解尚存孔說俟博聞者詳之　梅頤上書亦無据荀崧所云孔氏古文尚書即賈馬鄭王之所學不言

梅頤所獻也

史通云古文尚書孔惠之所藏科斗文字也又云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祕之乎又云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舉朝集議咸以為非注云以梁武議遂不果行以上與隋志陸釋文孔正義同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

按史通並不云鄭冲等授受子元史學專門豈不見十八家晉書耶

疏云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猶得存按安國作注

事無可考存逸之故不因學官之不立舜已見前即如賈逵所云後漢之末不列學官其說亦失之不考後漢賈逵傳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傳此豈散在民閒者耶又云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然則漢世之授古學者有紙有簡又云建初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又袁徽與荀彧書云交阯士府君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蜀志李譔傳云父仁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又云譔著古文易尚書

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弟與王氏殊高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按孔疏謂王肅似竊見孔傳據此豈譔亦嘗見古文乎蜀志又云尹默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是諸人者皆後漢之末傳說古文者也何謂無人哉